

學不倦教不厭的鄭彥棻先生

● 陳秀英 (中外雜誌社社長)

革命元勳、黨國先進鄭彥棻先生棄世已近廿年，但其事功勳猷，風範懿行，迄今仍令後輩追懷不已。

彥棻先生享壽九秩，可謂一代壽星，生前經常供稿本誌，記述身歷舊事，人物軼聞，行文生動活潑，幽默風趣，但從不臧否他人，抹煞史實，即使他不喜歡的事，也振筆直書，可見他心存仁厚，筆鋒留情，是位謙謙君子。

與本誌創辦人亦師亦友

先翁本誌創辦人王成聖教授，與彥棻先生頗有交往，不過先翁向執晚輩禮，視之亦師亦友。而彥棻先生雖曾

居高位，卻是平易近人，令人即之也溫，因而先翁生前對彥棻先生推崇備致。

近閱彥棻先生子婿台大洪文湘教授所撰〈從孤兒到法學院院長 鄭彥棻先生早年的際遇〉一文，始對其行

奮自勵，刻苦用功，成績名列前茅，深受同學愛戴，被推為學生會服務部長及貿易部總經理，英華早露，畢竟不凡。

彥棻先生中學畢業後，以優異的成績考進廣東高師（國立中山大學前身），主修數學、化學，成了數理專才。在學期間自為稻梁謀，兼任家教及廣州市立第二女中教師，他後來的夫人倫蘊珊女士就是他當時的學生，可說是一段佳話。

孤雛愛護有加，但畢竟寄人籬下，形單影隻。彥棻先生深知要擺脫困境只有努力讀書。幼小的他，每日長途奔波於學校與外祖父家，雖然辛苦，可有書可讀，他就樂此不疲。在校勤

一九二四年，國父孫中山先生在廣東高師主講三民主義，深入淺出，點出救國之道。彥棻先生每講必到，

聽後大為感動，決定加入中國國民黨，實踐三民主義，矢志救亡圖存。

留法捨大學入中學

一九二五年，吳稚暉先生在法國里昂設立中法大學，自任校長，招收國內學生，中山大學校長鄒魯（海濱）選拔十位校友前往深造，彥棻先生在列。赴法入學後，他發現中法大學與國內大學無異，由中國籍教授授課，講中國話，讀中文書本，讀約半年，他覺得有違留法的初衷，也學不到新知識，尤其嚴重的是留學法國卻不懂法文，哪算是留法？於是他毅然停學，轉入里昂著名的花園中學，從頭學習法文，而且住進學生宿舍，體驗法式生活習慣，終於完全弄通了法文。一九二七年冬，他獲准進入巴黎大學法學院，專攻統計，由於他數學基礎雄厚，乃鑽研統計方法。三年後修完課程，已成專才，僅論文未寫，因國家需才孔殷，指導教授麥斯博士特准他提前畢業，轉往日內瓦擔任國際

聯盟譯員，先是代理，後經考試成為正式職員。翌年底，提交論文，獲統計師學位及就業證照。由這段求學的經過，可知彥棻先生與眾不同，他有理想、有目標、有計畫，努力向前，非達目的不可。

屢經歷練卒成幹才

統計師是當年稀有的專才，彥棻先生如在專業領域內發展，不愁衣豐履厚，生活優渥。但日寇侵華，九一八事變後擴大佔我疆土，懍於國難當頭，他決定救亡為先，乃辭去國聯職務，於一九三五年回國報效。初是中山大學校長鄒魯（海濱）先生之邀，擔任法學院長，任內除授專業課程外，並領導學生宣傳抗日。一九三八年抗戰爆發，中山大學停課，彥棻先生走出校園投身抗日，先後出任國際反侵略會中國分會秘書、國民黨中央訓練委員、軍委會政治部設計委員、國民精神總動員會議設計委員、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常務幹事、中國國民外

交協會常務理事、重慶文化運動委員會主任委員、中訓團教育委員會秘書、中訓團黨政班指導員。一九三九年八月轉任廣東省臨時參議會參議員，繼而擔任廣東省府委員兼秘書長、廣東省動員會議書記長、廣東省府統計長、三民主義青年團廣東支團部幹事、中央幹事會常務幹事兼宣傳處長、文化建設運動委員會主委、青年團粵贛區宣傳員、中央幹事會副書記長，豐富的黨政經歷及政治歷練，使他逐步成為眾望所歸的領導人才。

推動僑務面面俱到

一九四六年抗戰勝利，具有法學背景的彥棻先生當選制憲國大代表，參與制訂中華民國憲法。翌年八月，政府還政於民，實行憲政，選舉立法委員，他又當選第一屆立委。不久，大陸赤化，他隨政府來台。一九五二年出任僑委會委員長，當時政府要爭取僑心，團結僑胞，支持政府抗共，他的責任綦重，到任不久，即出訪歐

美十餘國，深入僑社與僑胞面對面的懇談，收效甚宏。他首訂僑務工作五原則：非以役僑乃役於僑；用僑胞的力量解決僑胞困難；擴大組織基礎提高政治警覺；無僑教即無僑務；適應僑情因地制宜。本此五原則，他以無比的熱忱替僑胞服務。他發行僑報、僑胞雜誌，溝通僑心。明訂每年五月廿一日為華僑節，創辦華僑實驗中學、僑大先修班，召開全球僑務會議，把僑務推動得有聲有色，冷衙門成了熱機構，令人刮目相看。

一九六〇年，彥彙先生接任司法行政部部長（今法務部），在任七年，任內最重視獄政，實施「監所學校化」，自認是這所特殊學校的「訓導長」。他要感化導正犯人，重新做人，這是「去腐生新」的做法。彥彙先生這樣做可說是他長期從事訓育工作的延續。他高師畢業後，即任小學訓育主任，擔任中山大學教職時，兼管學生生活訓練，所以時時不忘「訓育」，他的這個信念，其實來自老總統蔣

中正，他回憶數十年前蔣公在一次紀念週上曾說：「大家要認清我們辦事的機關，就是一個學校，長官就是這個學校的先生，一般部屬就是學生，我們一定要上上下下都本著『機關學校化』、『工作教育化』的原則，一致奮勉，共同努力，然後辦事的效能，才可以大大的增進。」，蔣公這段話使他永誌不忘，認為訓育無所不在，無時不在，因此他做法務部長，就把教化犯人列為工作重點。

訓政欠妥行憲失敗

彥彙先生在〈訓育工作憶往〉同一篇文章中曾寫道：一九四八年政府行憲過於倉促，以致亂象叢生，行憲前如把訓政工作徹底做好，必不致失敗。國父講述民權主義，規劃訓政過程，是要把如何推行地方自治，要人民真正熟悉熟練，爾後再落實憲政。他認為訓政工作非常重要，提前行憲等於囫圇吞棗，因此，他的力主訓育第一，實因行憲失敗的啟發而來。

一九六七年，彥彙先生轉任總統府副秘書長，一九七二年五月接替張岳軍任總統府秘書長，可見老總統蔣公對他的重視和信任。這一職位一做五年餘，直到蔣公去世後兩年，才交給蔣彙士，轉任國策顧問，直到一九九〇年六月辭世為止。

彥彙先生一生助業彪炳，功在國家，早年卻是孤兒一個，但他奮發圖強，力爭上游，赴法留學就是當年的「勤工儉學」，當時的法國思想紛雜，共產主義流行，許多中國留學生誤入歧途，走火入魔，未曾把握機會好好的讀書，而彥彙先生獨具慧眼，捨中法大學虛名轉入法語中學，從頭學起，卒成大器，這種卓識宏圖非有超人的智慧不可。

彥彙先生奮鬥的人生歷程，由其子婿洪文湘教授執筆，自然入木三分，別有見地。而洪教授為會計學大師，與學統計的老泰山學術同源，筆下風光，可想而知之，本人略作介紹，以加深讀者印證。